

夜走骆驼岭

李 准



夜 走 駱 駝 嶺

李 准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九 年 · 北 京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单旧胡同22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37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

字数 80,000 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 13/16 插页 1

1959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35,000 册

目 次

夜走駱駝嶺	1
參觀	8
五部水車	17
兩匹瘦馬	23
三月里的春風	37
一串鑰匙	52
“○”的故事	75
“三眼鏡”掉口記	80
趙蓉	106
馬小翠的故事	121
都都	140

夜走駱駝嶺

吃罢早飯，一社的社長楊壯看了看天氣，只見天空藍澄澄的，沒有一絲雲彩，一輪象火一樣的太陽，已經升過老榆樹梢。楊壯心里想：“天也會奏趣，今年麥子大丰收，該晒麥時候，又給了這麼幾天好晴天。今天把四個隊的麥子全部弄出來晒晒！”

楊壯在村子里轉了一圈，和各隊隊長說了說，一霎時，全社都晒起麥子來了。人們扛着又飽又長的口袋，一個跟着一個往麥場里跑着，活像一行張開翅膀的大雁，在村子的街上飛跑着。

楊壯自己挑了個大口袋，也往場里扛着麥子。他扛時不用人抬，扛起後只放在一個肩頭，並且跑得最快，因此就惹得一群小孩子跟着亂拍手，亂叫好。

楊壯正在扛的有勁，鄉里呂書記卻打來了電話，叫他和社支書馬文去鄉里開一個會。

楊壯找着了馬文說：“文哥，鄉里呂書記打來了電話，……”

馬文正在往提袋里裝東西，他打斷說：“叫開會，是
吧？”

楊壯奇怪地問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馬文說：“你看，我这不正往提袋里裝蒸饅。”

楊壯說：“你別又裝你那個諸葛亮了，你說今天要開
啥會。”馬文說：“開啥會？你看吧，准是研究送公糧。呂蒼
記那個脾氣你还摸不着，他不会落到其他乡后边。說不
定乡里还要准备一面紅旗，叫咱們这几社爭爭哩！”

楊壯半信半疑地开玩笑說：“可能。莫非你馬文就是
会算！”馬文說：“沒有錯，会上你可要沉住气，別一放大
炮，紅旗却叫人家搶跑了。”

楊壯說：“嗨，你又來了！”

兩個人一前一后走到乡里，果然是開又快又好交公
糧會議。楊壯这才服了气。这时，各社的支書、社長都來
了。楊壯見了二社的支書高天保老頭說：“老头，你二社
岭上那麦子，今年也长的不錯啊？”

高天保說：“和你一社比不上，你們一社今年可要發
愁哩！”

楊壯說：“发愁什么？”

“发愁倉庫，看你們打那么多麦子往哪里裝。”

兩個人說着都笑起來。这时四社的社長梁凤仙走过
來，楊壯見了她就伸着三个指头說：“凤仙，听说你社里青

年队有九亩打这么多的？”

凤仙把嘴故意一撇說：“亩产三千斤算啥，誰不知道你們是大面积丰产社，群众觉悟高，干部强，有麦田管理經驗……”她象机关枪似地說着。楊壯說：“既然那么好，嫁到俺社里吧！”馬文也笑言說：“連你駱駝岭那个村子都带来吧！”他两个說着，惹得凤仙狠狠地把楊壯打了兩拳頭。

开会后，呂書記了解了一下各社的打場情况，就布置要大伙鼓足干劲，又快又好送公粮。他說：“咱們要在全县占他个头一份！你們各社都自报一下，看你們的社里几天能完成任务。”

会場上馬上鬧哄哄的嚷起来，各社都在研究着几天完成任务。楊壯悄悄对馬文說：“去年都是五天才交完，今年咱报三天完成吧？”馬文說：“行。不过你先別慌。”楊壯却沒听见，他只兴奋地想着：“三天！沒問題，能完成。”

大家醞釀了一陣之后，呂書記又問：“哪个社先报？”呂書記这一問，会場却突然沉寂起来，誰也不說話。

呂書記又問：“哪个社先报？几天完成？”楊壯这时看了会場上，二社的高天保老头在搭蒙着眼装睡覺，还有的在剪指甲，梁凤仙和他交換了一个調皮的目光，把臉扭在一边。

楊壯又回头看了看身边的馬文，馬文也装得象沒事

人一样在擦钢笔。这时吕書記又笑着說：“怎么，还没考虑好，誰打第一炮？”

楊壯一听要打第一炮，精神忽然就来了。他高声叫着說：“我說！……”他剛說了这两个字，馬文却把他的腿扛了一下。他也弄不清楚什么意思，就又說起来。他說：“我們社今年是大丰收，群众劲头很大，一定要交給国家好粮食。保証作到‘手插无土，牙咬有声’；繳粮的时间，我們是三天松松完成！”他說了后，觉得很痛快，回头看看馬文，馬文却生气地把臉扭在一边看着牆。

楊壯說罢，呂書記問：“三天嗎？”楊壯說：“三天，沒問題，松松就完成了。”他这么說下边各社就接着报起来了。特别是二社的高天保老头，他忽然眼睛睜得大大的也不瞌睡了。他不慌不忙地說：“一社是三天交完，俺們社保証两天交完！他是松松的，俺得紧紧的。”

楊壯听着高天保老头的話，气得象个門神似的，他心里說：“你这个杂面老头，怪不得你不先說！”他心里这样想，可是嘴里也沒法說。这时他又回头看了看馬文，馬文也埋怨地看了他一眼，楊壯只得認輸。四社的社长梁凤仙最后发言了，她說：“交公粮也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又快又好，一种是又慢又差，俺們社是男女劳力全部出动，为了爭取时间，我們不用三天，也不用两天，我們明天一天，保証公粮全部送完！”她說到这里看着楊壯，臉上露着胜

利的笑容。楊壯暗暗想：“这丫头比高老头还厉害。”可是梁凤仙又說了，她說：“我們送完后，怎么办？我們要把全部人馬开到一社，支援一社送公粮！”

“嗨！大家都找到我們这个‘面坊’了！”楊壯生气地正想这样說，呂書記却站起来說話了。他說：“大家都听見了吧，四社牲口少，車輛不多，可是人家要在明天一天內完成任务。看起来四社是坐上卫星了。其他有几个社是坐上了飞机，还有个別社坐的是牛車！”他說着看了看楊壯和馬文，楊壯忙站起說：“我們要买飞机票！我們不要支援！”他說罢，大家哄地一声笑了。

散了会，馬文走出會議室就埋怨楊壯說：“你算真行！咱一社的牌子算叫你摔到这里了！”

“你說怎么力！誰知道他們鑽咱的空子！”

“叫你沉住气，你却要先說，現在只好等着人家来‘支援’了。”馬文生气地說着。楊壯拍着胸膛說：“不要紧，拴住日头也得送到她四社前边！她明天一天送完，咱場里晒的麦子就不往仓里进，今夜里就在場里装車，明天一早出发，一定送到她四社前边！……”他說到这里，忽然听見吃吃的笑声，他們一齐回头一看，只見梁凤仙扑甩着两条小辮子跑向電話室。原来馬文和楊壯从會議室出来后，她就捂着嘴笑着，悄悄跟在他們后边，听他們互相埋怨。后来听見楊壯說麦子就場装車不进仓，她就先往自己社里

打電話。

馬文和楊壯听風仙在電話上向家里說着也就場里裝麦子，并且明天起五更送，馬文就又埋怨說：“你看看，你怎么光叫人家拿住沒尾巴的燒餅！咱再想办法吧！”

楊壯这时气得哭笑不得，他說：“嚀，这說話也得定弦了！你說怎么办？反正咱一社不能弄到她四社后边！”

“怎么办！”馬文走在路上对他說，“叫我說咱俩回去，现在是月明天，馬上把場里粮食裝起来，半夜就送！……”

“可是得从她駱駝岭經過呀！”楊壯說。

“不要紧，”馬文說，“咱先尽着胶輪大車裝，車裝不完用牲口馱，人挑。会响的小車、鉄輪車一律不用。路上車去响圈，牛摘銅鈴，人不說話，只要闖过去駱駝岭就行了！”

楊壯一听，高兴得拍着馬文肩膀說：“对，就这样干！这一回可要把这丫头裝到口袋里。另外，咱們还要弄得熱鬧一点，把咱們社里的秧歌队、腰鼓队都帶着，敲着鑼打着鼓送公粮！”

“这个点子新鮮！”馬文称贊地說着，两个人象跑一样往家里走去。

到社里后，太阳已快落山，楊壯和各个队长說了說，各个队长都磨拳擦掌地說：“沒問題，不能叫她四社把头名占去！”說罢，大家就分头去裝麦子，套車輛，各种工作

都在悄悄进行。

夜里，月亮升起来了，星星很稀，骆驼岭上駝峰似的两个山峰，朦朧的盖在夜霧中。就在这时候，一条象流水似的运粮队出发了。这支运粮队不声不响，象一条繩子似地慢慢越过骆驼岭两个驼峰中间的小路，又悄悄地在山坡上绕过骆驼岭村。

运粮队领头的是个高个子，那是楊壯。他听着骆驼岭村的人都还在呼呼地睡着，他笑了。过来岭，他弄得满头大汗，因为他怕打腰鼓的孩子们把腰鼓碰响，他一个人一气背着二十四个腰鼓。

运粮队还没有全部通过骆驼岭，后面鑼鼓声忽然震天动地响起来。原来是梁凤仙带着四社的运粮队也赶过来了。这时，鑼鼓在响着，歌声在唱着，黎明的原野上，汇集成了一片送公粮人群的海洋。

参 观

六月二日大清早，卫星农业社的社长林啓祥，接到县里一个通知：說是在南县全国聞名的小麦丰产模范辛明修，今天要率領一个参观团，到卫星社来参观小麦。

听说辛明修来参观，林啓祥又兴奋又紧张。他想：辛明修是全国有名的大劳模，历年来小麦丰产的“状元”，就連卫星社现在种的这“混选二号”良种，也是他培育的。今天要在他面前介绍“經驗”，这不是有点“魯班門前玩鐮”嗎！他想到这里，急忙跑到街上，叫几个青年把街道又打扫了一遍，并且特意又写了几幅欢迎的紅綠大标語，貼在村子里迎面的牆上。他一直忙到吃罢早飯，才换了个洗淨的小白布衫子，到村北洛河岸上去迎接辛明修。

这时正是农历五月中旬天气，小麦已經由嫩黃顏色变成耀眼光黃顏色，麦穗子长得肥实飽滿，一顆顆麦籽长得象石榴籽一样。特别是那个浓密劲，一眼望去，这几千亩麦子就好像一块整体，你在这头推推，他那头就会动弹一样。

林啓祥走到洛河南岸，远远望去，只見一只渡船，很快地向这边搖过来。船上坐着二十来个人，大部分都是农民打扮。林啓祥从他們头上戴着的竹笠上看出，这就是淮南县参观团，急忙摆好跳板，准备迎接。

渡船漸漸靠岸，为首一个人向船上人招呼着：“同志們，到地方了，都下来吧！”說罢跳下船来。林啓祥仔細看那人，只見他五短身材，赤紅臉，高鼻梁，一双細长眼睛，炯炯有神，看去有五十上下年紀，說話声音象敲鐘，走起路来，滿身是劲，显出一副久經劳动鍛炼矯健的劲儿。林啓祥断定这就是辛明修，忙上前握着手說：“大家来了，辛苦了。”

那个人刚跳下船，忽然碰到这么一个二十七八岁朴朴素素象大姑娘似的小伙子来迎接，就急忙問：“你是卫星社的吧？”林啓祥笑着說：“就是。我叫林啓祥。……”他說話声音較低，在他想来，人家是全国聞名的大劳模，参观过很多地方，自己社里事情虽然在报纸上介紹过两次，他怎么会注意到自己这个名字呢！可是不料他还没介紹完，那个人却忙跳过来热情地抓住他的手說：“啊！你就是林啓祥！”接着从上到下，又从上到下狠狠地打量他，那股亲热和羡慕的劲头，象会见自己多年不見的亲兄弟一样。

“我叫辛明修。”辛明修說着就又向大家喊：“喂！同志們，卫星社的社长来接咱們了，这就是去年創造小麦大面

积丰产六百七十斤的林啓祥！”

林啓祥这时忙对辛明修說：“我是黑夜白天都巴望着見見你，这次你們来，是再好也沒有了，可要好好指导指导我們。”

辛明修拍着他的肩头說：“嗨！老弟，这一次我們跑了一千多里来，专门来你們这里‘取经’来了。”

原来辛明修和林啓祥都是全省有名的小麦丰产能手。辛明修是老劳模，林啓祥是从去年才冒出来的小劳模。辛明修的社里去年小麦平均亩产六百七十二斤，林啓祥领导的农业社，去年却在抗旱种植的条件下，达到平均亩产六百七十斤！只差二斤沒有把辛明修拉下来。从此，辛明修就对林啓祥这个名字記得特別准。两个农业社虽然相隔千里，却都在鼓足着劲儿暗暗地竞赛。前几天，报纸上发表了卫星社小麦每亩估产八百斤的大面积丰产消息，这使辛明修大吃一惊。他們的小麦大面积只估产到亩产七百斤左右，有些密植麦又倒伏了，看来今年大面积丰产的头一名，是要落在卫星农业社。可是辛明修他沒有亲眼看到，心中总还有点不大服气。他从淮南县到这里，一来是要来“学习”一下卫星社的经验；二来是要会会这个青年劳模林啓祥。

参观团在社里招待所吃了早飯，由林啓祥亲自領着去参观。在路上，辛明修很注意林啓祥的一言一動。出了

村子，走进小麦丰产田管理区，辛明修抬头一看，只見千里麦浪滚滚，密密层层，一律都是杏子黄颜色，毫无参杂。辛明修走近拿住一穗小麦一看，只見上面长着五行籽粒，用手一握，只觉得沉甸甸扎手，这不由得他吃了一惊。

林啓祥在一边谦虚地说：“这就是你培育的‘混选二号’种籽。”

辛明修說：“可是它长到你这里，可算长到福气窝里边了！”接着他又說：“請你系統介紹一下吧。”林啓祥說：“好。”接着他就把管理这块小麦的过程，从种到收，作了詳細介紹。他介紹了深耕細耙、密植匀播的操作方法，又介紹了“三水五肥”的火候掌握。他說得詳細具体，态度又誠懇谦虚，辛明修暗暗佩服着說：“党真是培养出来些好青年干部！”

他們走到一块种籽田边，几个年輕姑娘在进行“穗选”选种。辛明修想，刚才林啓祥介紹，說得那么純熟，科学名詞也用得那么恰当，可是这些小姑娘未必懂得这么多，我且問問看。他向一个梳着双辮的小姑娘問：“你选这小麦是什么品种？”

“‘混选二号’，全国小麦丰产能手辛明修同志培育的良种。”那个小姑娘流利地回答。

“选种有什么好处？”辛明修又問。

小姑娘說：“俗話說：‘麦子胎里富，种子六成收’。籽

选良种，是小麦增产主要关键。有好种籽才能长好小麦。”

“这种‘混选二号’有啥特点？”辛明修又故意问。

那个小姑娘翻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产量高，籽粒大，生长期短，成熟期快，抗锈，耐旱，杆子粗壮。”

辛明修心里想，真是“强将手下无弱兵”，这“混选二号”在我们那里长了五年，可是这麦子特性一般群众还说不上来；人家卫星社学习技术的工作作得真好，因此心里又有几分佩服。

“讲得好！”他称赞着，可是那个小姑娘却又反问起他来：“同志，这小麦还有个缺点你知道不知道。”辛明修想：她倒考试起我来了，就从容地说：“种的太密了，容易倒伏，是不是？”

小姑娘说：“不对，麦穗芒子太长，牲口吃着光扎嘴！”她这一说，惹得参观团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走过了种籽田，林启祥解释着说：“这闺女可野啦，嘴老是厉害。”

辛明修爽朗地说：“那人家真考住我了嘛！”接着他又关心地问：“听她刚才说的，你们这里把‘混选二号’密植了不倒伏？”林启祥指着前一块又高又密的麦子说：“就是要请你们看看那块‘试验田’；是我们社里刘支书和我种的，在那块地里，它已经不倒伏了。”

原来辛明修培育“混选二号”麦子，这几年来最使他

苦恼的就是这种麦子倒伏，到快成熟时候，一场雨下后，就都倒在地上直不起腰来，减产很多。今年他们社里种丰产地，吃了这个亏。本来生长得很好，前几天下了一场雨就又倒伏了，一亩地最少减产三四百斤。现在他听林启祥说密植不会倒伏，心里扑楞一下象开了花。他这时急忙掏出笔记本，走到那块“试验田”前，当他走到地边一看，却使他大吃一惊。参观团的人有不少大个子，但是——走到这块麦田边，都象矮了半截。他又看了看麦子密度，哪里还有麦穗，尽是一棵紧挨着一棵，围风不透，不要说老鼠鑽不进去，就是一滴水也难洒进去。大家看到这块麦子，不禁欢呼起来。有的把手巾搭在麦穗上边，手巾被糊在浓密的麦穗上；有的把烟盒、钢笔搭在麦穗上，也被糊在麦穗上。辛明修看见这样密的麦子，还是头一次，他忙对林启祥说：

“好密啊，你们一亩下了多少种？”

“四十斤。”林启祥回答，辛明修暗暗咋了咋舌头想：“他们真敢哪！”他又问：“上了几遍肥？”

“四遍粗肥，七遍细肥。”

“你们怎么叫它不倒伏？”

林启祥微笑着说：“要说到这里，我们还有点小小的创造。其实也很简单，就是在春天浇‘拔节水’时，我们不马上浇它，等它两天，让小麦下边几个节不拔得那快，蹲